

相遇是白日烟火
耀眼是你
等待是良辰虚设
最后是你



你是年少的 欢喜

陈惜

著

他喜欢的女孩是棉花做的

♥头发软 ♥声音软
♥手软腰软 ♥心肠最软

可是啊她脾气好硬

陈木，你要走就走，
我不会等你。

有的故事
倒着讲
比较温柔

你是年少的 欢喜

●

陈惜

著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是年少的欢喜 / 陈惜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 11
ISBN 978-7-5500-3162-3

I. ①你…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0476 号

你是年少的欢喜

Ni Shi Nianshao De Huanxi

陈惜 著

责任编辑	郝玮刚
特约编辑	孙宇航 杜依晴
封面设计	刘芳英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8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3162-3
定 价	36.8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53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蘋果文化



♥
目
录

- 第一章 容易害羞的女孩 001
- 第二章 篮球场上的少年 015
- 第三章 我也想天天向上 029
- 第四章 你是棉花做的吗 043
- 第五章 我们的高中时代 058
- 第六章 你的青春里有我 073



- 第七章 秘而不宣的暧昧 089
- 第八章 和春天有个约会 103
- 第九章 超越友谊的界限 117
- 第十章 喜欢你是认真的 131
- 第十一章 也曾有不顺意时 146
- 第十二章 结束再崭新开始 161



第十三章 爱的第一个征兆 175

第十四章 一颗想结婚的心 190

第十五章 他们的快乐时光 206

第十六章 突然而至的分离 223

第十七章 我在远方思念你 236

第十八章 他带着承诺归来 249

第十九章 情意绵绵的呢喃 262

第二十章 同你执手度余生 277

番外一 从校服到婚纱 293

番外二 他最爱的人 298

番外三 此乐亦未忘 304

番外四 归来仍是少年 310



第一章 容易害羞的女孩

五年后，他们重逢。

男人轻轻推门，走进施桐店里。

施桐站在收银台旁，正沉浸在她从豆瓣上淘来的高分民谣中。

他一开口，嗓音和唱歌的男人一样极富磁性：“桐桐，我回来了。”

她吃惊地抬起头，盯着来人，一下子很难将眼前的人同记忆中的少年影像重叠到一起。帅气的脸上隐现时光打磨的痕迹，整个人散发着一股成熟、沉稳的味道。

施桐足足愣了半分钟，而后微微笑了笑：“还完债了？”

男人动动唇，挤出来一个字：“嗯。”

施桐收回目光，手指随意拨了下收银台上那盆绿萝的叶子，说：“那要恭喜你啦。”

俏皮的语气，一如当年。

明明该有的情绪是重逢的喜悦，可是不知怎的，两人都红了眼眶。

歌曲很应景地唱到结尾部分。

“梦倒塌的地方，今已爬满青苔……”

初三下学期开学报到那天，狂风暴雨。

施桐经过长满爬山虎的综合行政楼，到达教学楼门口，她收了伞，朝

着地面甩了甩伞上的雨水。

雨确实大，即便撑着伞，施桐的肩膀还是湿了一半，她却丝毫不在意，只随手在肩膀上抹了两下，往自己班的教室走去。

刚走到教室门口，就听见里面传出一个男孩一本正经的说话声：“李老师，我真的写了十篇作文，都怪我家狗太不懂事儿，乱翻我书包，结果把我的作文本咬了个稀巴烂。”

这话说得可真让人难以置信。

“其他科的作业怎么没事？”

“那是，那是小黑有眼光呗，知道我作文写得最好。”

“你有这编故事的工夫，都能写两篇作文了。”

“李老师，我没编啊，您别冤枉我，天地良心。”

教室里一片哄笑。

施桐微微勾起唇角，似乎是轻笑了一下，随即她紧抿嘴巴。

“啪”，黑板擦被重重拍到讲桌上，打断了底下学生的笑声。

李老师正待再说些什么，施桐推门走了进去，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施桐。

施桐看向讲台，目光正撞上男生黑得发亮的眼睛，心脏倏地一紧，脸颊发热。

他只是随意地瞥了她一眼，然后转向老师。

施桐走到讲台跟前，取下肩上的书包，书包也湿了一大片，好在是防水布料。她掏出作业放在讲台上，缴了费，低头认真填写表格。

男生没得到回座位的命令，百无聊赖，目光从身边女孩柔软的发顶移到一双白皙细嫩的手上，好小的手。

啧啧，字还挺好看。

他本来是在心头暗暗赞的，一不留神，声音漏了出来。

施桐的手顿了下。

李老师向男生投去严厉的目光：“明天放学之前把作文补齐，交到我办公室来，还有这一个月你跟着各个小组一起做值日。”

男生讨价还价：“一天时间哪儿够，那我得通宵写，万一猝死了怎么办？李老师宽限两天呗。”

“陈木，别跟我嬉皮笑脸，没叫你请家长就是好的了。”李老师揉了揉太阳穴，“最迟星期五早读课之前交上来，别搁这儿杵着了，赶紧回你座位去。”

陈木闻言，毫不犹豫转身，单肩挂着书包，迈着一大长腿，往教室最后一排走去。到了座位旁，他拉开凳子，大大咧咧一屁股坐下去。

他前桌的余波回头，说：“木哥，老班头上冒青烟了，你看见没？论气人，我就服你。”

陈木把书包塞进课桌里，挑着眉，不置可否。

余波说：“你竟然敢不写老班布置的作文，胆儿肥。”

陈木耸肩：“我写了啊，没听见？”

余波哈哈笑：“听见了听见了，小黑厉害死了，木哥的作文都敢搞破坏。”

陈木笑了一声，余光中，纤瘦的女孩坐到教室另一侧靠窗的角落里，被同桌岳俊峰庞大的身躯完全遮挡住了。

他愣了愣，长臂一伸，百无聊赖趴在桌子上，没劲啊。

学生到齐后照例开班会，讲台上班主任李老师滔滔不绝，着重强调只有最后半年了，升高中关键就靠这半年，要求大家把时间花在正事上，抓紧功课，努力学习，不要到头了临时抱佛脚。

陈木轻轻嗤笑一声，不就升个高中，说得像考清华北大一样。他听得烦，撇撇嘴，手肘搭在课桌上，撑着脑袋发呆。

施桐也在开小差，班主任的话翻来覆去就那几句，她听着听着就自动屏蔽掉，耳朵里是外面的哗哗雨声，以及刚才她填表格时，他那低低的一声“啧”。

她脑子里浮现出那双黑得发亮的眼睛，镶在男生五官立体的脸上，让人心脏怦怦直跳。

他是大家公认的班草。

一副好皮囊还真是挺有优势的。别看陈木经常惹事，也没见班主任多

烦他，反而还时时刻刻关注他。

施桐正这么想着，粉笔头划出一道抛物线，准确无误地落在陈木课桌上。

“陈木，你给我把耳朵里的东西取出来，站着听讲。”

施桐看过去，只见陈木漫不经心地从耳朵里抠出两团白色的东西，用脚把凳子往后踢开，耷拉着肩膀，懒洋洋站起来，一脸的无所谓。

李老师皱了皱眉头，倒没再说什么，继续长篇大论讲起来。

施桐看回讲台，定格在李老师鼻头上的黑斑上，也不知怎的，无声地笑了笑。

开学第一天也没正经上课，加上下大雨，开学典礼直接取消了。班主任苦口婆心地讲了大半天，然后发了新书，全体同学一块做好清洁大扫除就放学了。

走出校门，风刮得更大，雨下得更急。

施桐两只手抓紧伞柄，伞似乎也跟她作对，呼啦呼啦，要飞起来似的，她的肩头再次被打湿。

陈木和余波分别后，看见的就是女孩努力与伞抗争的画面，觉得有点搞笑。

事实上他也笑了。

他看不到她的脸，只能看到那双白白细细的手，手背上沾满雨水，湿漉漉的。

陈木叫她：“喂。”

她停了停，把伞挪开一些，惊愕地抬起头。

伞沿忽然翻上去。她“啊”了一声，急忙抬手翻下来。

陈木愣了一秒，因为她那双无辜而清澈的眼睛。

然后他动作迅速地把自己的长柄伞给她，顺便拿过她那把小花图案的伞，说：“明天拿到教室还我。”

她的伞骨折了一根，塌下一个角。他也不在意，转了一圈移到前面，

挥挥手走了。

施桐目瞪口呆，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所以，刚才他们是怎么换的伞？

陈木的伞很大，遮两个她都绰绰有余。

施桐将伞撑得很低，她太单薄了，上半身完全笼罩在黑色的伞布底下，给人看见的，就是两条笔直纤细的长腿。

鞋底带起水花，打湿了裤脚。

施桐最后看了眼远处雨雾中那道挺拔的身影，她从前面的路口拐进小胡同。

不到五分钟，施桐进了家门，她去阳台晾雨伞。

施母周虹正好在那儿收衣服，看见了问她：“这是谁的伞？你的伞呢？”

施桐说：“我的伞坏了，这是我同学的。”她顿了下，“妈妈，可以吃饭了吗？我好饿。”

周虹把衣架挂回竿上，说：“就等你回来了，你先回屋换身干衣服，身上都快湿透了，赶紧的，别冻感冒了。”

施桐虽然觉得母亲说得夸张，但她乖乖地说：“好。”

而陈木全身上下才真的是湿透了，他个子高，虽然身体还没有完全长开，但比起施桐来显然宽大许多。

她的伞本来就小，折了一根伞骨，更加经不起风雨。陈木握紧了，往下挪了挪，加快脚步。

视线中，伞面的小花承接着雨水。

他心里暗暗道：女孩子就是女孩子，一把伞都要用漂亮的，中看不中用啊。

陈木家比施桐家稍远一点，但也不过十分钟路程。一进屋，一条黝黑壮硕的狗“汪汪汪”叫着扑过来，他胡乱在它脑袋上揉了揉，丢了书包往卫生间走。

湿雨冻骨头，他冷得不行。洗了个热水澡，吹干头发后，才牵着给他背了黑锅的小黑下楼，到自己家开的馆子去吃饭。

这场雨一直下到半夜才渐渐停了，清晨六点半，施桐准时起床洗脸刷牙，背了二十分钟单词，吃过早饭后出门。

到楼下，她突然想起忘了陈木的伞，低声嘟囔：“糟了。”

不得不爬回七楼去拿，因为运动缺氧，她脸颊红扑扑的。她也懒得从书包里找钥匙，直接伸手敲门。

周虹说：“你女儿这丢三落四的性子，不晓得又少带了什么东西。”

施父施云涛笑了笑，收了报纸，去给她开门。

施桐主动说：“我忘了带同学的伞。”

周虹也想起来了，她对施云涛说：“桐桐的雨伞坏了，你拿点钱给她，买把新的。”

这么一折腾，施桐比平时晚了几分钟，她是踩着上课的铃声进入教室的。

李老师已经站在讲台上，施桐匆匆坐到自己的座位，把伞挂在窗沿上，翻出了语文书开始早读。

隔了两分钟，她偷偷往陈木的位置看过去，座位空着，人还没来，估计是睡过头了。

她不由得替他感到担忧，一会儿准没好果子吃。

果不其然，早自习上到一半陈木才来，他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报告”，听到老师的“请进”后，推门走进教室。

李老师叫住他：“陈木，你还知不知道自己是学生？”

陈木理所当然地答：“知道啊。”

“那你刚开学就迟到？”

“我昨天写作文写到很晚才睡觉。”

陈木还真没瞎说，昨天报完名，李老师给家长打电话告状，结果他妈就使出浑身解数威逼利诱，让他写好三篇作文，给她检查了才作数。

“这不是迟到的理由。”李老师见他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便说，“你把眼睛睁开，去，站着预习第一篇课文。”

陈木没给她任何回应，径自走开。

李老师便盯着他，见他卸下书包，拿出语文书站到教室后面了，脸色才好看了点。

整个早读，施桐瞧了陈木好几次，他立着课本挡了脸，看不见表情。

早读一结束，这人就立马自动结束罚站，人趴在桌子上，头埋在胳膊里补觉。

施桐想了想，还是拿着伞走过去。

她叫他：“陈木。”

女孩声音太轻太细了，陈木压根没听见。

前边的余波拍了他一下：“木哥……”

陈木蓦地抬起头，顺手拿一本书砸到余波身上：“干什么？”

余波笑眯了眼：“语文课代表找你。”

陈木顺着他目光看过去，抬头，一愣。

他头发微微凌乱，眼神中带着几分迷惘。

施桐抿嘴笑了下：“伞还给你，昨天谢谢了。”

陈木反应了两秒，他接过伞来随手放在墙边，对她说：“你的伞我落家里了，你还要不要？要的话我下午带来。”

施桐躲开他那双漆黑的眼睛，说：“不要了，反正都坏了，你就丢了吧。”

陈木说：“行。”

施桐走后，余波挤眉弄眼地说：“哟，你们有情况呀，快跟兄弟说说怎么回事。”

陈木重新趴回桌子上。

余波笑得不怀好意：“你怎么那么好心呢？还知道助人为乐？看上语文课代表了？”

陈木伸腿用力蹬了一脚余波的凳子：“闭嘴。”

余波没有防备，差点摔到地上，不由得骂了一句粗话。

陈木眼神阴郁，跟天边的乌云没两样。

余波立马道歉：“木哥，我错了。”

陈木收回阴沉沉的目光，埋头不再理他。

余波心有余悸，这会儿也不敢再惹陈木了，转身去逗同桌女生。

现在已经是初三下学期了，严格算起来，距离中考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了，所以年后第一天上课，各科老师都免不了要反复叮嘱孩子们收心，认真对待中考。

陈木没听进去，他觉得读哪个高中都一样。最好是青城五中，离家近，重要的是，那学校出了名的坏学生多，他去了玩得开。

施桐和陈木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她的目标是城里最好的高中——青城中学。而且要进年级最好的班级——飞机班。

课间陈木和同学玩闹时，目光几次不经意扫过施桐，她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写作业。

他心想，典型的好学生啊。

上晚自习的时候，李老师拿了份名册进来，按照老规矩，每学期都要重新排座位。

岳俊峰收起文具袋，叹口气低声说：“都最后一学期了，还换什么座位呀。”

边上就坐着一个学霸，而且是好脾气的学霸，遇到不会的题，找她答疑解惑多方便。

施桐笑了笑。

窗子留了一道缝，风钻进来，把教室里沉闷的空气吹散了些。

李老师已经在念名字，对于自己的新同桌，学生们有高兴的，也有不高兴的。

“施桐。”

听见自己的名字，施桐看向讲台。

李老师紧接着念了一个名字：“陈木。”

她心里紧了紧，眼底浮过一丝浅淡的笑意。

陈木挑眉，咧嘴，心想，这么有缘啊。

等到排完座位，李老师说：“我相信这次的座位安排大家心里也有数，同桌之间一帮一，成绩不好的同学就多向成绩好的同学请教，争取把分数提上来。”

然后开始换座位，重新分配的位置靠墙，陈木看着抱了一大摞书过来的施桐，问她：“你想坐里面还是外面？”

施桐想了一秒，不客气地说：“里面。”

主要是坐外面经常会被在过道走动的同学碰到，影响她做题。

陈木侧开身子让她进去，她笑着轻声说了一句：“谢谢。”

女孩的笑容和声音都很软，陈木愣了愣。

他们坐到一起，两人的胳膊之间只有几厘米的距离。

施桐很快就静下来了，沉浸于看书做题。

倒是陈木心情有点奇怪，总是忍不住偷偷看她。

虽然初中三年他们没说过几句话，但他对她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

即便不爱说话，但是一点不妨碍她在班上极强的存在感。

最开始是因为长得乖巧，男孩子们私底下评价她为小班花。后来渐渐发现，人家不仅长得漂亮，学习也厉害，每次考试成绩都排在年级前十。还有，她作文写得很好，经常被李老师当作范文念给大家听，妥妥的才女。

也不知李老师怎么想的，拿她的话来说，自己就是“一锅好汤里的老鼠屎”，她怎么会安排他做施桐的同桌？

这个年纪的男孩不会让自己有烦恼，起了个念头，转瞬就抛开了。

管她为什么这么安排呢，反正他还挺高兴。

施桐口渴喝水的时候，正好碰上陈木的目光。

他的眼睛很有神，深邃迷人，让她微微窘迫，一抹粉色悄然爬上脸庞，她飞快躲开了。

陈木暗暗道，她好像很容易脸红，怎么那么害羞？

因为还不熟悉，陈木又有作为一名差生的自觉，他一般不打扰她学习。两人虽是同桌，但是除了她进出座位时他给她让位置，以及他偶尔问她老

师布置了什么作业之外，没什么交流。

到了星期五的早读课，他还没把作文补交上去，但李老师记着这事，主动来收。

陈木从书包里摸出一个卷了角的本子递过去，李老师翻开，忽略掉字数少和字迹潦草的问题，数了有十篇，合上收起来。

“听说你没跟着各组同学一起做值日？”

“……”

“这么大的块头，总想着偷奸耍滑，多劳动劳动。”

“知道了。”陈木敷衍。

李老师也清楚多说无用，这种不影响学习的事在她看来就是小事。

“施桐。”

施桐正在翻译一篇文言文，突然被点名，她很疑惑地抬起头。

“你作为同桌，又是课代表，以后你就负责帮助陈木提高语文成绩，特别是基础知识掌握牢固，期中考试一定要让他考及格。”

施桐没多想，点头：“哦。”

陈木下意识侧头去看她，她这么平静，一定不知道他的语文成绩到底有多糟糕。

他是一个人就可以严重拉低班上平均分的那种水平。

李老师又发话了：“你小子多向人家施桐学习，别成天就想着打篮球，快中考了。”

陈木不耐烦地回：“我知道。”

李老师走后，陈木才笑嘻嘻地问施桐：“要是我考不及格怎么办？”

施桐看着他：“你想考及格吗？”

他被问住了，嗓子一噎，旋即趴在桌子上，声音懒洋洋地说：“无所谓啊。”

她认真地思考了会儿，问他：“你很困吗？”

“不啊。”陈木说。

她伸手抽过他压着的语文书，打开目录，说：“那你记一下这两首诗，

下了早自习背给我听。”

陈木愣住了，很奇怪地看着她。

施桐被他看得很不自在，她把书还回去，低声说：“你要是不想背也可以。”

陈木觉得自己大概是抽风了，他一下坐直身体：“背啊。”他拿起书，“哪两首来着？”

施桐抿唇笑了笑，白皙的手指点了点：“这两首。”

说完，她便收回手，继续翻译自己书上那篇文言文。

陈木却恍了下神，他张开自己的手掌看了看，她的手怎么会那么小？

过了一会儿，陈木头疼，别说背下来了，有几个字他都不认识，照着念都要出错，他叫她：“施桐。”

施桐集中精力埋头注解，没听见。

于是陈木便把头凑过去。

施桐吓了一跳，手上用力，铅笔芯断了，她往墙壁挪了挪。

陈木盯着她笑：“你紧张什么？”

“没啊。”施桐心脏跳了跳，“怎么？”

“只背一首行不行？两首太多了。”

施桐心想两首诗不多啊，但他看上去真的很苦恼，于是她点点头。

陈木又问：“这个字怎么读？”

施桐告诉他：“miǎo，三声。”她指了指书页底部，“下面有注释。”

陈木“哦”了一声，他一改平时吊儿郎当的态度，左手拿着课本，右手支着头，认真地朗读起来。而且他的声音非常好听，已经过了变声期，略微有些磁性，低低沉沉的，辨识度高。

施桐听着出了会儿神，她很快拉回思绪，静下心来。

早读课下课铃打响，陈木主动背诗，他把书给她。

施桐没要：“不用，我记得。”

他便开始边想边背，磕磕巴巴的，施桐还提醒了他两句。

中途余波过来找他，见到这幕场景简直难以置信，咋舌道：“你还是